

追寻:永远在路上——《小小小小的火》主题解析

李雪松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重庆 401520)

摘要:美国华裔作家伍琦诗的新作《小小小小的火》包罗万象,呈现出丰富的主题。其中,关于追寻的主题贯穿始终。既有对自我的永无止境的追寻,又有对规则和理性的追寻;两者互相交织,形成对立统一的组合体。

关键词:《小小小小的火》;追寻;原型;主题;自我;规则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39(2018)23-0183-02

美国华裔作家伍琦诗2017年的力作《小小小小的火》一经面世,就好评如潮。小说讲述了女艺术家米娅,独自带着女儿,过着居无定所的“流浪”日子,自由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当她到达西克尔高地这一现代“乌托邦”时,决定留下来。然而房东里查德森太太为了维护“乌托邦”的规矩和私人情感,费尽心思挖掘出米娅曾经的“污点”,借此将米娅母女赶走。随后房东小女儿在放火焚家之后离家出走,追随米娅母女而去。整部小说结构紧凑、充满悬念、内涵丰富、包罗万象,被《纽约时报》称赞为“极端、剧烈、炽热,令人心碎不已”。其多样的主题,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关于“追寻”的主题。

主题学研究范畴里有母题和主题之分。前者是“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的基本行为、精神现象以及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后者是前者的组合。“追寻”是自文学诞生以来就从没断绝过的人类的基本行为,是一个基本母题。文学作品自古到今,《奥德赛》也好,《神曲》也罢,更遑论《浮士德》《老人与海》等近现代作品,无不涉及到人类的追寻问题。原型批评理论认为,追寻属于集体无意识,“所有的文学类型都起源于追寻神话”。《小小小小的火》也不例外,不同人有不同的追寻,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段和环境所追寻的也可能有所差异;但不管怎样,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路上不遗余力地追寻着自己真正渴求的存在方式。正如小说封面题语所言“永远记得,你呼吸着的每一个瞬间,都应该去过你真正想要的生活”。因而,小说衍生出了一个基本主题:基于“追寻”母题,构成“永远在路上”的“追寻”模式。

1 追寻自我

小说女主人公米娅,作为一个摄影艺术家,一直都在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路上艰难跋涉,从没停息。自十一岁迷上摄影后,就心无旁骛,想方设法一心投入到摄影学习和实践中,把对外在物质的欲望与需求降到最低。甚至感情世界都一片空白,从小到大,她“不曾体验到碰触喜欢的人的那种触电般的感觉,唯一让她爱恋的只有艺术”。她的天赋和兴趣得不到父母的认同,摄影创作更得不到支持,他们“认为那不务正业”;因为在务实的父母眼中,艺术是“有钱有闲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戏,不过是一种奢侈的消遣”。但靠自己顽强意志和个人努力,在邻居兼摄影引路人威尔金森先生的指导下,她“出色的眼光和出色的直觉”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提升。威尔金森先生去世后,她又独自一人,走在追寻艺术的路上。在申请了纽约美术学院后,米娅的大学路异常艰难,因为父母拒绝支付学费。当

然经济威胁不会吓倒她,靠做三份工作和奖学金,米娅熬过了大学的第一年。后来因为经济原因,米娅不得不休学,并且以代孕挣钱以期完成学业。尽管最后没能如愿,但她一直都遵从最佩服和尊敬的导师波琳的告诫“尽你所能”、“期待你做出了不起的成就”,再苦再难,都从来没有放弃过艺术创作。就连年幼的女儿珀尔也坚信,母亲米娅总有一天会出名,必将跻身于大艺术家的行列,她的才华必定会被人们欣赏。

米娅对艺术的执着和坚守,也是对自我的探索和追寻。还在孩童时期,她就有清晰的自我意识,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该怎样感受周遭事物和这个世界,自己如何存在,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父母一直奇怪她为何“从小就对那些别人根本不会注意的东西着迷”,哪知她却在自发地探索艺术的真谛——“任何事物都有变形的潜力”,同时也是在探索自我人生的真谛。一路走了四十六个城镇,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更没有终点。她开车一直到觉得“合适的地方才会停下来”;租房时租金最好按月支付,因为她“不喜欢被束缚”,只要完成了一个阶段的艺术作品,完成了自我表达后,就奔赴下一站;创作时也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自己选择的方式展示作品中人物”。她立足于不懈追寻自我的存在方式,充分显示出“人生而自由”地探索自我的历程。

不仅如此,她还把自己这种自由独立的追寻精神向周围传递;在她的影响下,房东里查德森家的孩子们也逐渐有所改变,尤其是小女儿伊奇,简直就是下一个米娅。她把米娅当成自己效仿的对象,“把米娅说的每一句话都奉为圭臬,凡事必然征求她的意见。”通过米娅的精神和言行指引,伊奇蜕变了,变得“好奇、友善和开朗”,与过去那个“任性、狂野、暴烈、固执”的女孩截然不同,摆脱了过去那个“从来没有开心过”的日子。更为重要的是她的自我意识逐渐明晰,在米娅母女走后,也踏上了独立追寻自我的征程。贝比是一个年轻、贫穷、英文蹩脚的中国人,也是一位单亲妈妈。在迫不得已的境遇下,她放弃了自己的孩子。后来在米娅的鼓励支持下,她敢于打官司试图要回女儿的抚养权。虽然失败,但作为最下层的少数族裔一员的贝比,其自我反抗意识已然觉醒,并且自我行动力也得到加强和凸显。如果没有米娅,贝比连生活方向都不明确,也不可能有如此的勇气和行为,更谈不上自我意识的觉醒。贝比的自我成长之路上,具有大爱精神的米娅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养育女儿珀尔的过程中,米娅不是给女儿提供好的物质条件,而是给予温柔、信任,把女儿培养成彬彬有礼、能干、可爱聪明的女孩。当珀尔遇到里查德森一家,被他们中产阶层的生活所吸引,有些迷失

收稿日期:2018-08-15 修回日期:2018-08-26

作者简介:李雪松,女,四川省宣汉县人,文学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跨文化交际和汉语国际教育。

本栏目责任编辑:王力

自我时,米娅虽“有些焦虑”,但却没有点明,而是听从里查德森太太的建议为她干活。因为米娅“可以利用到里查德森家干活的机会观察和保护女儿,重新在珀尔的生活中建立存在感。”米娅深知“自我存在感”即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因而一直在维护女儿的自我意识方面不遗余力。如此一来,珀尔一直觉得母亲就在身边,安全感十足,“一切都很好”。

自奥德修斯开启“追寻”模式以来,文学史上关于追寻的主题就不可或缺。弗莱和坎贝尔将“追寻”原型在结构上划分为三个部分:冒险的征程、艰辛的战斗以及最终的胜利。纵观小说《小小小小的火》,米娅的追寻既符合原型结构,又有所变化。她永远在路上,前方的未知赋予她的“流浪”一定的冒险性,同时尝尽了生活的艰辛与磨难;但她始终以乐观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在追寻。最终是否“胜利”难以确定;而不确定性,这也是后现代小说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2 追寻规则

与米娅形成两极的是西克尔高地的代表人物里查德森太太。和米娅“追寻自我”不同,她追寻和维护的是西克尔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又充满了理性和束缚,与她真正的自我相背离。

一百多年前人们在规划西克尔高地时就设定了一系列明文规定:“包括你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他们相信“规则是秩序之母,是营造和谐的关键,因此一切都应该得到管理”,就连起床时间、窗帘颜色、男人头发长度等等,都需要得到管理。此外“还有一些潜规则”,比如每家房子的颜色都要遵从规划者的意图。这座被誉为“克利夫兰山巅的彩虹”的城市,从一开始就被规划和建设成“山巅之城”。由此形成西克尔人“只有规划才是最好”的价值观、“一丝不苟”的追求目标。里查德森太太家第一代移居者就非常赞赏这些规则,终生践行、维护着它们,并且将之一代代传承下来。

在里查德森太太眼中,从她祖辈就开始生活的地方是“全国最进步的社区,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最完美居住地”,此地的人们是“全世界最聪明、睿智、周到、富有和开化的居民”。这里好比一个现代乌托邦社会。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长大和生活,她格外自信、自律、循规蹈矩。她始终追寻着先辈的理念:规矩、秩序。“她只做正确的事情,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美好的人生,同时也是她想要的生活。”所以,她穷其一生,也在追寻她想要的生活,即“乌托邦”规则之下程式化的生活。她和米娅想要的生活明显不同。因而在她眼里,米娅的人生并不美好:没有大房子、大草坪、体面工作、漂亮汽车……这样的生活方式随性自由,毫无理性规则可言,根本不是她想要的。对于她来说,米娅简直不可理喻,“竟然能毫无愧疚地自行制定规则”,更不明白她为何“会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在里查德森太太看来,西克尔高地规则的生活堪称完美,否则就有瑕疵。因而她绝不允许不符合规则的现象存在;更不容许米娅这样的“异者”,毕竟她的“自由追寻自我”的存在方式实在是突破了西克尔规则的忠实拥护者的想象和容忍度。为了维护西克尔的规则,她想尽办法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调查米娅的过往,找出米娅不符合西克尔规则的往事作为确切证据,更是无意找到了米娅女儿珀尔打胎的“罪证”,然后理所当然地将

米娅母女俩赶出西克尔。

其实,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蓬勃开展的时代大背景下,“作为敬畏秩序与规则的第三代西克尔人”的里查德森太太在少女时期也曾“对母亲坚信的理念产生了怀疑”。她就像几十年后她的小女儿伊奇一样,产生了“为公义而战,与不公正斗争”的自我反抗意识。只不过她没碰到米娅这样的“同盟者”,反而是西克尔的务实精神和实用主义像沉重的包袱,让她不能抛开规则而自由地去追寻自我。当她一直崇拜的杰米邀请她一起上路去探索自我之路时,她虽然“非常想和他一起去”,但是西克尔规则在她身上烙印太深,再一次让她退缩不前。从此,她把自我“锁进盒子深处,永远不打开”,一心一意做西克尔规则的卫道者,死心塌地追寻西克尔的规则和理性,并把自己的坚守传递给她的亲人、朋友;作为记者,更是把这些规则和理念传递给读者大众,从而维护“山巅之城”的纯粹性。

让里查德森太太想不到的是,她的儿女们已经不是当年的她,对西克尔的规则不再盲从;他们对外界和自我不仅有清醒的认识,甚至还在积极地反抗规则和追寻自我。完美的“山巅之城”,在第四代莱克西看来并不完美:“死气沉沉且肮脏污浊的湖泊”、名为“悲伤”的河流、译名“湖边的错误城”的克利夫兰,“让他们觉得克利夫兰是个必须逃离的地方”。大儿子崔普爱上珀尔,也是因为珀尔有明显的自我意识,不像西克尔人那样循规蹈矩、功利、野心勃勃,也没有西克尔人惯常的“非好即坏”的两极思维模式。由此可见崔普离西克尔规则越来越远。小儿子穆迪从头至尾就对米娅母女异于西克尔人的存在方式入迷。小女儿伊奇更是西克尔的“异数”,无数次反抗规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西克尔规则并不公平的实质。她甘愿做米娅的助手,跟随米娅思维和审美观;随着米娅的言传身教,伊奇的自我意识得到蓬勃发展。后来伊奇觉得母亲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实际上是指向母亲所代表的西克尔规则。

无论是米娅对自我的追寻还是里查德森太太对规则的追寻都是表象,其深层意蕴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生意义的探索;这也是个人乃至人类从没放弃的行动,即对人及生命终极意义的追寻。在文学作品中,这是亘古不变的主题。作家伍琦诗在小说中深入探索了这一主题,既是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又是对其在新时代的创新:自我和规则都是人们想要的,都是追寻的范畴,它们之间会有矛盾交织,但不应该是水火不容的两极;两者之间有所包容,这样形成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山巅之城”,才更加丰盈、多样、有意义。

参考文献:

- [1] [美] 伍琦诗. 孙璐. 小小小小的火[M].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 [2] 乐黛云. 中西比较文学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189.
- [3] [加] 诺斯罗普·弗莱. 批评的解剖[M]. 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 [4] 宋泽楠.“追寻”原型的后现代重构:品钦《V.》的存在主义解读[J]. 绥化学院学报,2013(3):23.

【通联编辑:王力】